



# 基辛格要把演讲费捐给汶川地震灾民②

名人自传



李肇星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提供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第一部外事回忆录。

作者全面回顾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 【上期回顾】

多年来,我在工作中与多位美国总统有过交往,有的是“不打不相识”,有的是一见如故。

美国国务卿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打交道的主要伙伴。美国国务卿的权力比多数国家的外长要大,是美国的第5号人物,礼宾排序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兼参议长)、众议长、临时参议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这4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

## 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双方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中国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二轨高层对话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

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想不到提出一试,中方就接受了。”

那天晚上我是研讨会的中方主持人,我利用同基辛格一起去洗手间的机会赞扬他在关键时刻虚心向部下学习,并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后,基辛格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充当中美之间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一起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各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 奥尔布赖特:14条领带和1条裙子

1996年克林顿竞选连任后,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当时被美国媒体誉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奥尔布赖特以强硬著称,伊拉克人骂她是“蛇一样的女人”。她却得意于这个称呼。有一次,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要见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意戴了一枚蛇形胸针。

1993年至1995年,我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奥尔布赖特。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安理会各保持两项纪录:我是5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中最年轻和唯一能说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中文的,她是学历最高和安理会15个代表中唯一的女性。奥尔布赖特在一篇文章中说:那一届安理会由14条领带和1条裙子组成。

我们交往很多,也很熟悉。她跟我说过一些知心话。有一次她拿出一张几个年轻人合影的老照片给我看。她说,上面一个长得英俊的小伙子当年喜欢她,可后来她不得不随父母来了美国,这事就黄了。还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离婚后按照中国孔子说的,不再嫁人,而且保留夫姓。

安理会讨论索马里问题的时候,多数国家主张联合国不要干预。美国不同意,硬是推动安理会同意派兵。最后克林顿政府向索马里派了兵,挺一派、打一派。

没过多久,索马里内战的形势发生变化。被美国人打击的一派占了上风,与美国大兵打起巷战,在一次战斗中一下子打死了18名美军士

兵,还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示众。克林顿顶不住了,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应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安理会再次讨论索马里问题。和之前出兵很有理由一样,现在美国人提出撤兵也很有理由。奥尔布赖特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索马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内部事务,应由索马里人民自己解决,任何外国都不应干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索马里撤军。”

她话音刚落,就有一位大使调侃说:奥尔布赖特今天搞错了,把中国大使李肇星的稿子拿去念了。大家哄堂大笑。

1995年5月我离任回国。年轻同事告诉我,我走了后,奥尔布赖特给中国外交官出了一个谜语:中国有三位男大使曾与她共过事,但与她“拥抱过”、“贴过脸”的只有一位,猜猜他是谁。谜底是李肇星。原来,我到纽约赴任后,奥尔布赖特来拜会我。不知是出于西方礼节还是为了显示友好,她在朝我走来时张开了双臂。这时我已经来不及想了,自然而然张开双臂迎了上去,左右左地贴脸,友好地拥抱,然后落座交谈。

1997年,我与奥尔布赖特再度重逢时,好言劝她:“你荣任国务卿,我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我们过去在联合国时是同事,现在你高升了,我为你高兴,但希望你当国务卿后美方不要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上搞反华提案。你们一搞提案,我们就要反对,你们又要失败,这样很伤感情。”听完我的话,她固执地说:“我知道我们会失败。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即使失败,我们也得搞!”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

# 曾国藩帮程卜请医仙的路上遇到恶人⑧

历史小说



朱琨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

## 【内容简介】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历经两试落第,终于三甲得中。虽然与开始的希望相去甚远,只落得个同进士出身,但总算也是一条腿迈进了京师的大门,由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生……

纵观历史,曾国藩在一无家世背景、二无丰厚资金支持下,实现了人生逆袭,成就千古官圣的美誉,乃至死后百年仍荣宠不失。其为人处世的独到之处,值得每一个年轻人品读和借鉴!

## 【上期回顾】

宛姑原来就是当初的柳大姑,两人历经艰难终于再次重逢。

“夫人!你怎么……”曾国藩嗫嚅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欧阳玉英说道:“老爷安好,家父有一故人在京为官,近日身染沉疴,来信说想见一面。家父恐我惦念老爷,便带了妾身一路赶来。”“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里的?又怎么被王爷领来的?”“我们在湖南会馆,遇见了几位先生,引我们来此。”

宁亲王便不再隐讳:“今日同乡会馆里正有本王几个幕僚吃茶,听到你的音信,便带尊夫人回府,正巧遇到你也在。”说着便把宛姑与曾国藩的事情介绍给欧阳玉英。宁亲王说完后,便告辞了。曾国藩又把宛姑的事情对欧阳玉英讲了一遍,好在欧阳玉英也未多问,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既然有王爷做主,妾身自无意见。但此事需回禀家父知晓才好。”“好,现在我就与你回去。”宛姑并不阻拦,只是将二人信步送出了府门。

曾国藩忐忑不安地来到湖南会馆时,一眼就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正襟危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是伯涵啊!”欧阳沧溟甚是激动,一把抱住曾国藩的肩头笑道:“比在家乡时清瘦了些,也黑了些,精神倒是甚好。”两人谈笑着,曾国藩带岳父和夫人回到租住的房子。

“如此说来宁亲王定是要将这宛姑许配给伯涵了?”曾国藩见岳父如此发问,便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只因宁亲王得知宛姑与我当年有些许情愫,便执意这般强配,另有一层想是要我与穆相划清界限,实是为难得紧。”曾国藩与岳父女商量到半夜,也没想出对策。谁知次日天刚破晓就有人来敲门,听声音像是宁亲王府的孟五。

打开门一看,果然是孟五站在门外:“曾相公,王爷要我来请你去府里一趟。”曾国藩匆匆赶到宁亲王府。

宁亲王脸色苍白,像是昨夜未睡好的样子。“你走之后,宛姑找到本王,将心事托付。本王这才知晓此女性情刚烈,自觉沦落风尘已久,配不上你,不愿意入你曾家之门。本王细思量之下,便答应了她回乡的要求。”

原来宛姑走了!曾国藩心道此女真乃绝顶聪明,必是看出宁亲之意,恐自己为难才出此下策。不过此事如此了结也算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他拜谢了宁亲王一片盛情,赔笑了几声,便告辞回府。

此时的千佛庵里,欧阳沧溟与女儿正自发愁,突见曾国藩回来了,忙凑上前去询问结果。待得知宛姑已先行离去时,欧阳沧溟不由得叹道:“真乃女中丈夫也!伯涵,她对你算是情意深重啊!”

曾国藩正心生感慨。此时,屋里突然传出一悲叹之声。曾国藩惊道:“屋中还有外人么?”欧阳沧溟拍着脑袋叹道:“和你同屋的那个孝廉刚才回来时,面色赤红,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哦?程卜兄病了么?”曾国藩进去瞧他。谁知自己吓了一跳,程卜那刚才还听岳丈说是“赤红”的面孔此时已经变得苍白,身体僵直,不省人事。

曾国藩赶快出门去寻郎中看病。郎中来回折腾了一番,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曾国藩岂肯让他离开。郎中笑笑说:“也罢,我指你一条明路吧。我刚进屋时就感到非常奇怪,你既住这千佛庵,岂不知道这庵里住着个老神仙?”“老神仙?”“不瞒你说,

这千佛庵住持性镜大师是个有道高僧,据说知前后五百年因果,你们守着真神仙不寻却来找我,真是岂有此理?”

后来在岳丈催促下,曾国藩决定去找这位传说中的“老神仙”。“这位施主何往,里面是庵院清修之地,不便入内。”冷不防一个声音传来,曾国藩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在门槛边,回头看到一个中年尼姑,四十岁上下,光头圆脸,面色苍白。“小生是贵庵的房客,现因同僚程卜病人膏肓,想请庵中性镜大师给看上一看。”尼姑微微一笑:“本尼便是性镜,不知程施主现在何处?”曾国藩便带着性镜回到房中,但见程卜双目紧闭,已在弥留之间。

性镜大师查看一番后,取出一粒粉红色黄豆大小的“续命草还丹”,“此乃我师清性所传,可延续他六个时辰的性命。”“那六个时辰以后怎么办?”“如曾施主请得郎中自然无碍,如若请不来也算是回天乏术。”“请郎中?”“对,整个京城有望治他之病者恐只海淀镇医仙陈勇一人耳,曾施主可辛苦一趟,连夜寻他。”性镜走到桌前,提笔写了几个字,然后交到曾国藩手上:“这陈勇轻易不离海淀镇,施主将这封信交给他就是了。”说完又借给曾国藩一匹骤马。

“好,我必赶回。”曾国藩上骡直奔海淀镇而去。一路疾奔,待天黑时已行了一半路途。曾国藩渐渐感乏累,跳下骡子想休息片刻。忽听身后有人叫他:“前面的举子,你且停下。”曾国藩回过头来,一前一后两个三十多岁的绿营兵在喊他。

前面的高个儿兵上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叫什么名字?干什么

去?”“在下今科翰林曾国藩,字伯涵,朝考一等第二名,现因同窗患病在身,需前往寻郎中。”曾国藩回答得不卑不亢。谁知两个兵根本没把他的当回事:“这年头行骗充大人的多了,既是翰林,那就把你的凭证拿出来瞅瞅。”曾国藩一愣,想两人是借故盘剥。于是掏出一小镲银子端在手上。瘦子兵正要接过来,却被高个儿兵给拦住了:“慢!”指着曾国藩鼓鼓囊囊的胸口道:“你怀里装的是什么?让我们搜搜。”

糟了,曾国藩心里一凉,出门时他将宛姑和春燕给的金银钗都装到了身上,这下恐怕要落到这两个人手上了,便厉声回绝道:“你们是哪个衙门的?我可是有功名的人,你们无权搜身。”“还跟老子横起来了,这荒野野岭的就是宰了你也没人知道。现在有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是乖乖地跟我们走,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我们是哪个衙门的了;二是让爷搜身,看你没问题我们自然会放你。”曾国藩心想对方是要钱,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钱赶快脱身,便又拿出五两银子。

没想到见曾国藩银子越出越多,两个人认定他怀里揣了宝贝,自然不会放他走。瘦子干脆一言不发,飞起一脚将曾国藩蹬倒,顺手从他怀里摸出了首饰盒子。“这小子身上果然有货。”见到金银钗,瘦子的眼里放出异光。高个儿转过身恶狠狠地说道:“什么翰林,我看定是个惯贼,不如就地解决挖埋了,神不知鬼不觉。”

“好,我来。”瘦子说完把首饰盒塞到高个儿手里,操刀走到曾国藩面前,将钢刀高高地举了起来:“小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